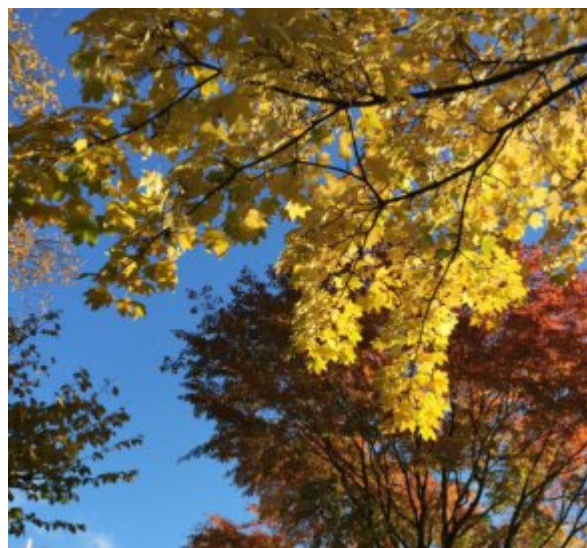




似水流年

第十五辑·启





摄／刘紫凝



为你写诗

我想让我的诗里
有你发梢的香气
让海的歌声
在你的肩上回荡

我想让我的诗里
盘旋着热爱飞翔的鸟儿
柔波一样涌进你的胸膛
轻轻地衔走了你旖旎的梦境

我想让我的诗里
消去了我颠沛漂泊的憔悴
闪耀着你鹅黄色的笑
永做着芬芳的梦

但，我写不出

只有那干瘪的黄土
失眠的紫罗兰
编织着我疲倦的诗歌

我写不出
没有你眼泪的润泽
我嘶哑的喉咙
已回转不出你柔美的轮廓

我写不出
寂寞就像惊悚的蛇
闪烁着你面影的梦儿
被拦腰斩作血腥的两段

我写不出
我没有幸福的脊骨
只有被笔深深勒进
托着太阳的手掌的秘密

有这样一首诗
我为你而写
老去了也不曾相见
诗人将诗歌带进坟墓



似水流年

编辑部名单

主编 张可钰
副主编 贾贺
施江南
文编 赵云蔚
谢沅仲
黄山
张韵秋
姚昕婕
胡泽欧
美编 王楚宁
谢言
李媛
马婕
宣传 陈司琪

目录

封面故事	教授采访	01
生活	爸与吉他,与我	10
	孤独这件小事	12
	漫画少年	14
	一个平静的人	16
科普	审美的认知过程	18
文苑	关于米兰·昆德拉的 kitsch	22
	石语	25
	你已在远方	26
诗歌	想唱一支歌	27
	也许	28
	猫科	29
微言	当年学校那些事	30

教授采访——

记者／施江南

VERONIQUE A. LAFON-VINA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Business Education
Associate Director, Center for Asian Financial Markets



接受我们采访的教授其中一位是来自商学院 Department of Finance 的 Prof. Veronique。相信很多商学院的小伙伴们都上过 Prof. Veronique 的课，大家不难发现 Veronique 独特的、不同于其他 professor 的上课方式。小编们在整理了大家对于 survey 的反馈后，带着读者们最关心的一些问题，抱着电脑跑到了 Veronique 的办公室，帮大家挖掘 professor “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接下来，我们就把大家最关心、最有趣的问题以对话的形式展现给大家。

记者（以下简称“记”）：第一个就是科大同学们最关注的话题——GPA。在科大，学生们努力刷高 GPA 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请问您如何看待 GPA 的重要性？

Prof. Veronique（以下简称“V”）：GPA 是一个用来评价学生的比较客观的方式。它只是大学用来衡量学生素质的一个系统。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因为 GPA 从某种程度上并不能够完全地展现出学生在各方面的能力，比如说人际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

等。所以作为一个 professor，如何去确定 grading scheme 真的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事。你上过我的 SBMT2010，可以感觉到我希望找到某种最合理的 grading scheme 来给我的学生一个最全面的评价。如何去评价 participation，如何去评价 how much effort he has put in，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举个例子来说，对于 participation，有的学生的性格就是内向，喜欢独自思考，这种情况下，这种 grading scheme 就对这一部分人十分不利。我并不要 grade 我的学生，但是我没有选择，学校要求我必须这样做。我知道有很多学生选择课程的目的仅仅是提高 GPA，因为我之前教过一个学生，有一次聊天他感慨道，“我终于把学校要求的学分上得差不多啦，接下来我终于可以上我自己喜欢的课了。”听到这样的感慨，我感到很伤心（捂脸）。这样看来，如果学生只是为了一个高的 GPA 而去选择自己可能根本不感兴趣的课，那么这样的评分系统就是不完善的。但是同时，GPA 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否认的。

记：我记得您曾提到过大学生活对于一个人人生发展的重要性。那您可以具体讲一下大学

对于一个人未来发展的意义是什么吗？

V: 首先，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爱好，不同的活动经历。在我大学的时候，我热衷于很多体育活动，而这些体育活动与团队协作，等级关系都有关。更重要的是，我通过这些体育活动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收获了珍贵的友谊，这些友谊都是人生经历积淀下来的财富。而这些个人的兴趣爱好和活动经历也是更好地平衡大学生活的重要手段。大学生活是一个不断发现自我的过程。它给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放手勇敢去“实验”、去尝试的环境。当然啦，课上的内容也是很重要的（笑）！不过总而言之，大学是一个扩展视野、发现自身优劣的绝佳机会，你可以发现自己的长处短处，比如说通过一个 group project, 你可以知道自己是否适合当一个领导者。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由你自己通过不断的尝试去寻找。

记：以商学院的学生为例，很多人都想进 IBD, 但是多数人并没有亲自了解过 IBD, 他们只是在父母或同龄人的建议下做出这样的选择。很多人苦恼于如何在现实和爱好之间做出选择。

V: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可 GPA 的重要性，因为高的 GPA 可以为你打开更多扇门，让你有更多的选择。拿我自己的孩子来讲，我希望尽可能地给他们提供多的可能性。我不会告诉他们你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而是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尝试去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永远不要太早就放弃，我有一个孩子喜欢音乐，我就鼓励他在音乐领域去尝试更多。

高的 GPA 并不代表“成功”，低的 GPA 也不代表你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永远不会成功。高的 GPA 的意义在于它可以为你的人生提供更广阔的选择范围。实际上，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今天想做的工作明天会有什么改变，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时时刻刻都在改变。而关于 IBD 这个话题，我，还有我的很多朋友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敏感而且非常受限制的 industry。这个领域有太多的竞争者，而投行的数量却在减少，我

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关注这一方面的新闻，投行领域整体都在不断缩水。所以事实是如今的投行和以前相比已经变得大不一样。付出和回报的比例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可观——收入在不断下滑，而压力却越来越大。所有人都在强调生活和工作之间要相互平衡，但是实际上没有人真的可以做到，也没有人真的相信这一点。如果你真的进了投行，就不要再想什么所谓自己的“生活”了。所以投行是一个有着巨大压力，机会十分有限的领域。即使你可以成功地在其中“survive”下去，你所得到的回报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丰厚。当然，即使在一些会计公司，管理顾问公司，最开始的几年都是很艰难的。很多人眼中成功的 investment banker，都是在职业生涯中赚了很多很多钱，然后在 40 岁退休，但是实际上这只是整个 industry 中很少很少的一部分人。对大学生来说，很不幸的一点就是他们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尤其是同龄人带来的压力。这一点真的非常地令人难过，因为这些压力有的时候甚至可以毁掉一个人。我曾经有一个 SBMT 学生，他是一个那么那么可爱的小男生，每次见到他，他都是充满活力，眼中闪烁着青春活力的光芒。但是一个学期之后，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为了进 top industry，去做一些自己可能并不感兴趣的事情，这样根本不可能获得成功。这一点真的很让人心痛。

记：很多人都挣扎于兴趣和现实之间。有的人希望坚持自己的兴趣但是同时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因为他们的兴趣很难成为他们的职业。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V: 这一点我很能理解，这个现象也是普遍存在的。我也为人父母，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但同时我也要为他们的未来考虑。如果你只是一味追求自己的兴趣，却又没有办法为自己的兴趣“买单”，这样的人生也是不快乐的。我小的时候的梦想是做一名演员，而且我自己感觉是很有表演天分的。那个时候我的老师提议我去上表演学校，然而我妈妈说，她可以

去,但是她要先读完 business (笑)。很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做了 professor,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实现了自己儿时的梦想。课堂就是一个舞台,每节课都是一次表演。虽然可能我并不是个著名的“演员”(笑),但是人生就是这样有趣,兜兜转转这么多年,最后我还是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

记: 现下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 internship, 您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 帮助我们去找到一些实习吗?

V: Networking, 这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点。首先, 所有的工作经历都是有用的。根据我之前在 industry 的经历, employer 最关心的就是, 你对 real world 的了解。任何可以帮助你 and real world 之间建立联系的经历都是打动 employer 的点。这些都应该在大学实现, 无论是 part-time job, 无论是 school program, 还是 internship 都是很有用的。这一点从大一就应该认真考虑, 自己以后想要做什么工作, 现在就要准备去找相关的 internship。我们学校的 career center 就是很好的资源。去了解更多的职业, 去认识更多的人。如果可以的话, 有名片也是很好的。名片可以帮助对方更好地记住你。我还是要强调 networking 的重要性, 尤其是和自己的学长学姐建立 network, 和他们聊天, 获得更多的资讯。我记得之前, 有一个朋友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并且希望我推荐一些学生给他们。前两年我每一年都给他推荐优秀的学生, 但是两年后他不再联系我了, 我甚至感到了恐慌, 但是在下次见面后, 他告诉我因为他的 employee 之间会互相推荐 (大笑)。所以, networking, 这是找 internship 的核心。

记: 我们这次封面故事的主题是“了解教授的另一面”, 您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对生活的态度?

V: 我并不是一个可以很好地 manage 自己生活的人, 我是被迫的 (笑)! 在每一天的生活中, 我都尽全力地过好每一分每一秒, 只想现在不想以后。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可能此时此刻你拥有的, 明天就不见了。我在生活中学到的一课就是, 如果你真的关心一个人, 那就告诉他 (她),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我永远忘不了我的一个老朋友, 我们在幼儿园的时候就认识了。然而在我 15 岁的某一天, 他因为心脏病离开了这个世界。那种伤痛我永远都忘不了, 我最后悔的事就是我没有来得及告诉他我有多爱他。从那之后, 我会告诉我关心、我爱的人, 我爱他们, 因为我不知道明天我还是不是会像现在这样在他们身边。每一天早上我的孩子去学校的时候, 我都会告诉他们 “I love you.” 你不知道他们出门的那一刻之后会发生什么, 世界太多变了。

生活教会我的另一课就是, 我们要学会珍惜并享受生活中每一份细碎的幸福。每一天早上我醒来, 看到窗外美丽的景色, 我就告诉自己, 这就是人生中细小而真实的幸福。我的一天就被这种幸福给点亮了。我希望我去上课的时候, 也可以让我的学生感受到我的这种活力, 我希望我这种正能量也可以感染我的学生们。所以我的建议是, 当你和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就尽情地享受那一刻的幸福, 不要想之前, 不要想以后, 就专注在这一刻。人生不可能是完美的, 总是有不如意的時候, 但是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世界末日来临。无论发生了多么不好的事情, 问问你自己——这件事发生了, 那又能怎么样呢?

后记: 这次的采访真的让我们发现了和课上不一样的 Veronique。感受到了她的可爱, 平易近人, 更重要的是了解到了她作为一个教授, 对于学生的关心和真诚。其实这才是科大最可爱的地方——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困难, 教授永远都会真诚地伸出援手帮助我们。而 Veronique 对于生活的积极态度以及对如今 business industry 的剖析都给我们带来了很深的感触。希望这次采访可以让大家对我们的教授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感受到他们独特的人格魅力!

记者／胡泽欧

MIN YAN 严民**Associate Dean of Science (Student Recruitme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由于每年很多内地新生都会被选进 MATH 1023 这门课，因此很多大陆生都对严民教授非常熟悉。他花衬衫 + 沙滩裤 + 凉鞋的搭配让同学们印象深刻，他清晰利落的英语被一些同学称为大一新生的“救赎”，他的“OK. Let's take a break.”以及“the art of XXX”亦为同学们所津津乐道。这期的教授采访，我们请到了为大家所熟悉的严民教授分享他的一些经验与见解。

记者（以下简称“记”）：首先，同学们对你的工作比较好奇，（请问）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您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严民教授（以下简称“严”）：教学方面主要是在教 honors course。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因为教好学生总归是老师喜欢的事情。当然我对数学也有很多自己的看法，学生也感受到我有很多方法和书上讲的不太一样，这种不一样的特质只有好的学生才能理解到体会到。而反过来说，我能够这么教也是因为有好的学生，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幸运的。科研方面的话呢，我只能说是个人的兴趣所在。我本身的数学背景是做拓扑，做拓扑塑造了我的一些观念：我比较喜欢简单的、直接的，不喜欢技术上太难的。所以我比较欣赏简单的数学。但是你从我课上也可以知道，有些简单的东西蕴含的思想非常深刻，我比较喜欢这些东西。上学期我的 UROP 项目，是一个简单的拓扑问题吧，但是这并不表示它做起来非常简单，实际上还是有一定麻烦的。我做这个是因为个人觉得它是有意思的问题。我不是说所有问题我都愿意去做的，这意味着我不

会去跟主流。我做的很多东西，很多人也不一定会知道，我在数学界也不是说那么的有名。更多的是在于，我做数学出于一种个人的兴趣，带有一种自己欣赏数学，喜欢数学的意思。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自私”的。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科研）生活是充满乐趣的。我觉得兴趣很重要。另外，有时候呢，有些东西不一定特意地去追求，而在玩数学的过程中，你说不定就会有很有意思的发现（比如 art of estimation）。

我教这个数学课也有一个隐含的期望，就是教会学生一种态度，不光是对数学的态度，更是对人生中的很多东西的态度：要看得全面点，广泛点，深刻点，但有的时候也要简单点，不要复杂化（笑）。

记：您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方向很一致吗？

严：没有。科研方面，我做过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包括组合、拓扑等。但也有一些和胡继善老师合作的东西，那个可以说是和数学分析、线性代数相当有关系的，实际上我们只用到了这些，但是我们对我们的定理非常满意，觉得是一个很深刻的定理，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数学。我们不是说我们是拓扑的专家所以只做拓扑，也没有说教这个内容所以只做这一方面。数学其实是融会贯通的，联系在一起的。你在我课上也知道我有的时候在数学分析课上讲一些线性代数的东西，在线性代数课上讲一些数学分析的东西。所以我做的时候并没有特意去考虑这个东西到底是应用数学还是拓扑还是其它什么。

我觉得我在做了一些研究之后，对微积分这种相对初等的数学有了一些自己独特的体会吧。不是说把我证明的定理教给你们，而是把这种对数学的体会在给你们讲义里体现出来。

记：我们注意到这学期您开了一门很有意思的课 SCIE1030，它并不是数学课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理院的课，它其中涉及了很多社会热点和哲学思辨，您对这门课的想法是什么呢，最初开设它的动机是什么呢？

严：有几个方面。第一我前面也提到了，我教这个数学呢，我希望大家不光是学数学，更要建立一种世界观。所以教数学也是在某种意义上教哲学。当然，这门课本质其实教的还是数学，而不只是直接地去讲一些有关社会问题的大道理。当然，本人因为数学——特别是拓扑的背景，对世界上的很多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我本身对新闻热点也比较关心，所以这门课会涉及到很多社会方面的热点问题。

（小插曲，胡继善老师闯入了办公室借书。）

记：您平时和胡继善老师的关系很好？

严：唔，我们是好朋友咯。我们也做过一些合作咯。

（刚刚谈到哪了？哦，刚刚谈到为什么会有1030这门课）。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大学是什么，不光是（学术），实际上，我在外面做过很多的招生宣传，我特意强调，大学是一个整体性的培养过程。学生毕业后，一方面是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完善的人，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现在大家都在说（自己）独立思考，但是真正做到了多少？讲一个例子，在上次我们学校的毕业典礼上，当时也有占中的影响，有一个学生代表，是人文社科学院的。他的发言中，我特别记住了一句话，大意是“我们也是很成熟的，我们也会独立思考的”。当时我的反应是，不是说你自己独立思考，你就是真正会独立思考的。很多事情不是嘴上说我是民主自由有包容性

就真的这样的。我们不要看这些说的。学了数学之后就会知道，名称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本质。但是我们现在的社会上有太多虚的东西。而在怎么思考这一方面，我觉得数学背景对于思考的严谨性和逻辑性是最有帮助的，这些是和数学相同的。这个时代，大学最重要的是教会人去独立思考。

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在这门课中尝试如何实现这个事情，因为在其他公众场合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的效果。这就是我的一个尝试吧。

记：我们回到数学方面，您对现在的数学教育有什么看法吗？

严：我先说一句话，一个判断吧，可能对很多学生是投其所好的：“学生对数学的厌恶是老师的责任。”

为什么我这么讲？因为我一直认为数学的很多概念是日常生活中很自然的事情，数学不应该这么难。深刻的数学一定是简单的数学。一般人会有这样一个偏见：“这个话说的这么简单，肯定没有养分。”实际上不是的。大家要理解，对于很多事情，真理其实是最直接的最显然的。大家要有这个信念。就比如，科学史上，哥白尼的日心说就比地心说要简单很多，于是能够用来更准确地预测很多天文现象，后来开普勒的椭圆轨道理论又变得更加简洁了。当然一般人可能会说椭圆比圆更复杂，但实际上这个理论，它的复杂程度只是表面的，它的内涵是简洁的。我这里谈的简洁不是表面上的简洁，但是很多人不能体会到这一点。

所以真正数学要教得好，应该是要教得简单，显然，就好似从天真无邪的儿童这个角度出发。但是一般的观点是“数学难啊，教得简单说明老师没水平啊，越能把同学难倒越好啊”。我说这个话，也是有当年竞赛得奖的经历的，关于奥数，我也参加过，也有这些体会的。而且，我还有一些体会是怎么来的呢？在香港，我给朋友的小孩指导过数学，发现那个题目难得不得了，没有必

要地难。我也给我妹妹在上海念小学的孩子辅导过，那个我一看也是难得不得了。那么应该怎么教呢？实际上，应该用最简单的题目和例子去教思想，可惜具有这样想法的人是极少数，所以使得数学的教育变得没有必要得困难。国外大学在这方面也是一样。

你可以发现我教的课程，可能最初还用别人的教材，但到中间教学材料都是我自己再写的，因为我从来觉得别人教材写得没有必要的困难。实际上，这也是教授应该做的，理所当然的东西。老师要从学生的角度去想，怎么样才能让学生最容易接受，特别像数学这种比较抽象的科目，要用比较具体的例题、比较典型的练习，让学生体会出那种抽象的概念。所谓从简到繁，从特殊的、形象的，到一般的、抽象的，有这样一个过程和思路在里面。

记：接下来问一些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的关于个人爱好的问题，听说您很喜欢旅游，还把那些照片挂在个人主页上。



严：虽然对旅游没有特别的爱好，但也去过很多地方，喜欢探索世界。实际上每个人都有一种好奇心，旅游是满足这种好奇心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但同时也要玩得有一点点深度，要对那个地方的东西和历史有一定的理解，比如你看到一样东西，如果知道它的故事，它的背景，你就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体验，觉得它的意义变得不同寻常。所以实际上我玩的时候都会做功课，都会去了解历史资料，从而了解那些地方的特别之处。这也是我个人的偏好吧。推而广之，希望大家做每个事情的时候，不只是花掉时间，还希望花的时间能让你学到些什么。这些东西都是融汇的，比如说去了比较多的地方，了解了比较多的事情，这个时候你对世界又会有更加丰富的体会，想事情的时候就会更加地成熟。

体育爱好方面，我本身只能算业余。对体育我有两个态度。一个是我比较喜欢有变化有刺激

的运动，也就是比较有对抗的、竞争的，也就是要动点脑子的（运动），所以说我不喜欢跑步、不喜欢单调的东西，而喜欢要有一些互动的。个人的体育经历方面，在大学的时候打过排球，在美国打过网球，在这里又打羽毛球，此外还比较喜欢爬山。

另一方面，我把体育当成乐趣，也就是玩。所以我打球从来不在乎输赢，也不会去记分，只要玩得开心就可以了。输赢都是无所谓的事情，要有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才能 enjoy 这些运动。

记：最后，您有什么想对我们学生说的？您对我们的大学生活有什么建议吗？

严：我觉得大学是人生最自由，最最没有牵挂，最最快乐的时代。在这之前可能是家长管着你，之后会有很多现实上的考虑，会活得很辛苦。所以，大学时候基本上是无忧无虑的。所以希望大家首先能 fully enjoy，特别是不要提早毕业（笑）。能够晚点毕业，多呆几天，更好。然后，大学时不要太注重于念书，要把自己作为一个健全的人来培养，各种兴趣要尽量多的发展。对自己周边的事情和新闻要多关注。可惜我们大学没有教太多的经典，希望大家能自己多学一些中国文化的经典，中国哲学的经典，世界文化的经典等等。大家开始的话可以看一些视频啊，纪录片啊。这种东西对你一生是有益的。

学习方面就是要注意方法。最主要是要多思考，在大学时把脑子训练好。大学还提供各种各样的机会，大家也要抓住这些机会，最终才能发挥自己的能力。

后记：通过这次采访，我们深切体会到严民教授对数学、对世界都有着独特而有趣的看法和见解，同时我们也获得了一些关于大学生活和学习的宝贵经验，获益匪浅。在这里《似水流年》祝愿同学们度过充实的大学四年，在今后的人生中像严教授一样，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从中得到快乐、满足与收获。也祝愿严教授工作与生活顺利，并乐在其中。

记者／张韵秋

XUELIANG DING 丁学良

Professor,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ce



似水流年的小编们有幸在一个凉爽的傍晚采访到了社会科学部的丁学良教授，丁教授就其个人经历，社会科学价值，以及例如大学生生活的意义，时间分配等大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为《似水流年》做了详细的回答。

与科大创校一代相识甚早，感情深厚

在谈到为什么最终会选择香港科技大学任教的时候，丁教授回忆起了他与香港科技大学创校一代学者相识的渊源与深厚感情，“很多创校那一代人我以前在外读书时就认识，他们大多都有大陆背景，那时他们不定期地在哈佛大学的燕京学社举行研讨会，我对其中一些不了解的问题很感兴趣，比如保钓运动如何兴起的，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中美中日关系，正是这个原因使得我认识了学会中的一些骨干分子，当港科大创立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人都参与其中。直到现在我与他们很多人关系都非常好。”

事实上也正是这样的友情使得丁教授最终愿意留在香港科技大学，成为社会科学部的全职教授。“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年龄和级别上的差距，很多话都好沟通，周末的时候我们经常坐在一起聊天。我们也有很多关于历史问题的共同兴趣，他们在退休后的一段日子也会回来找我，吴家玮还留在科大，有时还能见到。他们在这里（科大）的环境对我是很友好的，现在的人我都觉得和他们没什么话说。”

交流间我们发现，作为八十年代最早去美国读书的中国留学生，丁教授对那一代人的经历有

着很强的共鸣。丁教授还告诉我们马英九曾在聊天中说自己（马英九）当时去美国读书的时候穷到买不起飞机票，只好坐船，因为两个多月的航行，自己（马英九）在船上头晕不已。

八九改变了那一代很多人的命运

丁教授认为如果没有1989年中国的动荡，自己很有可能很早就回到中国大陆，参与中国的建设。丁教授回忆在美读书期间与时任厅级干部的王岐山一起，“他（王岐山）对我说你在这学完了可要回去啊，可不能留在美国，你回来我们一起干。我说我留在美国干嘛，当然要回去了。”“我们那时回去不会饿死，生活苦一点，工作有意义。那时中国需要我们，但八九改变了我们很多人的命运。很多人没有回去就是因为八九。”

出身贫寒，自学成才，成功源于努力和机会

谈到自己的学术之路时，丁教授认为到哈佛读书已经是自己第二次“翻身了”，“第一次翻身是考上复旦大学研究生，那时研究生少，所有系加在一起一共也就一百多人，从此以后你就知道你以后的方向了，那时候的人对当官也没什么兴趣，看不上到政府去工作。中国的高校很少，所以基本上你过的生活和要走的道路就有保障了。”在那之后，丁教授由复旦大学调到了中国科学院，在那里接触到了很多老前辈，他们基本上是中国最重要的做政策研究，做顾问的人文学社会科学专家。“昨天晚上小平同志打了一个电话交代了一件事，前辈就会让我们去帮忙，工作

的意义就不一样了。到美国去留学已经是第三步了。”

教授坦言：“那时是很开通的，我现在回头看，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多可爱。”在丁教授眼中，那时的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人们普遍认为知识很重要，认同要认真读书。而学术界普遍宽松的讨论气氛使得学术风气开放，知识分子思想活跃。同时，人们对文革产生很多的反思，对四个现代化有很多的抱负，人们都在思考怎样让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中国要变得现代化，要民主，要为世界树立榜样，从此以后要有真正的自信心，实际上那就是那一代人的中国梦，再也不会经历像文革一样可怕的事，那时候的人在想法上有相当一些共同的因素。我属于我们那一代经历文革的人中年龄比较小的，赶上了留学的机会。”

后来借由前辈的推荐，丁教授去了美国哈佛深造。在当时，类似的举动都被认为是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贡献。

在谈到为什么最后选择社会科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时，教授一方面谈到少年时期亲身经历的影响，“少年时期在中国的一系列经历影响到了后来的很多决定，以及对哪些问题感兴趣，等等，也影响到了现在。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流逝是不会被淡化的，它是成长的一部分，而很多此种的经验也是不可重复的，就像抗战，很多经历过的东西不会完整地再现的。”

另一方面丁教授也认为这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许多人像他一样没有学术背景，自学社会科学，期望可以通过此找到真正有意义的工作，而也有另外一部分原来学理工科的学生，因为经历了文革中的种种，想要通过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来对这些自然科学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做出解答。“原来学煤矿的，后来学历史；原来学化学工程的后来学哲学。”“那时还有一个认识就是，中国的落后，在自然科学上落后毫无疑问，但是更落后的还是社会方面，制度方面，这些问题靠

什么解决呢？当然是社会科学、人文学科。那个时代因为有这样一些基本的共识，所以中国还是有希望的。但现在很多这样的东西都破碎掉了。”

在提到社会科学在今天中国的发展现状时，丁教授认为造成今天社会科学发展局面的不只有个人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是时代的问题，“今天中国的学术自由度，开放的程度，思想的活跃程度，尤其是公开讨论的程度跟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差别太大了。而在其它更加实用的领域能够提供的条件又比七十年代初八十年代末好很多。这样一来真正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人就不像以前那样强烈，也不像以前那样集中，不像以前那样有抱负。但这是群体的问题，不能全怪个人。”

丁教授也指出这种现象已经为中国社会带来了很多问题，“五中全会开放二胎政策，很多学社会科学的人老早就讲这个政策（独生子女政策）要改，已经讲了十几年了，有的人都讲了二十几年了。但没办法在大的场合讲这些，因为这是那时候基本的国策”。“负面效果在一胎政策上看的很明显，很多专业人员都指出来了，全世界在二战以后人口在下降，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在现代化，尤其是女性受到了更多的教育，有了独立出去工作的机会，自然会有这样的结果，根本不需要强迫。这个政策老早就应该改了。这种问题太多了。社会科学很重要的一点是影响社会政策，要对社会政策起到改进的作用。”

在学术道路的选择上，兴趣很重要

在被问到对于现今大学生学术道路的选择有什么意见时，丁教授强调了兴趣的重要性。“对于你们来说，选择学术道路最重要的是要感兴趣，我们那个年代很现实的问题是农村孩子想要拿到城市户口，你们基本上不面临这个问题，强迫自己做一件事是做不长的，你一定要对自己（研究的）问题感兴趣，不感兴趣就换一个，不要太晚才去换。”

同时丁教授还结合香港的实际，为人文社科的同学提出了更加具体的建议，“在香港学人文

社科的话，与内地比有它的优势——信息资源多一些，与国际交流的机会多一些。但香港也有它很大的不利——香港是一个城市，不是一个国家，许多人文或是社科的问题只有在一个大的国家背景下讨论起来才有深度，有广度。在一个大的国家能够找应用这些知识的机会也更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学国际关系在香港就没什么用处，因为它既没有外交部，也没有国防部，它不是个主权国家，它是个城市，它是个特区。新加坡也很小，但它是主权国家，因此国际关系的研究就对政策制定有很大的作用，但在香港就没有这样的条件。如果你想要在这方面有更多的发展，我想还是要到一个大的地方去，那样你接触到的人更多，受到的知识的刺激也更多。”

“至于你学成之后做什么，很多事也不是你自己能决定的，因为社会现在变化太快，这也是现今社会对青年人很不公平很不利的一方面，学的很多东西到社会上就没用了，很多专业正在被淘汰。现在全球高等教育越来越扩张，但同时社会能够为他们提供的就业机会却没有同比增长，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欧洲甚至比在美国还严重，在中国大陆也是越来越严重。台湾，韩国的高等教育都是过度发展，你在大学学到的东西未必就是马上能帮你找到工作的东西。”

积极寻求多元学习机会，自律与好的兴趣

对于大学的意义，丁教授认为“大学是第一次要你独立地做出决定的阶段，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他认为“在大学期间，要学会向同学学习，在社会上是不大可能有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集中在一起的机会，大家生活学习的空间基本重合。在大学里应放开眼界，向各种人寻求启发和刺激，不要限制自己。”

而丁教授也针对科技快速发展，信息快速传递对大学生的影响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仅仅看信息而不读书是不够的，人类知识几千年积累下来一些很深的东西还是体现在一些大部头的书上，信息和知识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在

social media 上花费的时间过度是很不好的，Self-discipline 是很难的。有些事情是需要静下来好好思考的，你不能用碎片的时间来想这些事。我不需要这些东西的主要原因就是想和这些保持一个距离，节省更多的时间来思考问题。”

教授同时说到好的兴趣的重要性，“好的兴趣会为你带来很多享受，并且会让你受欢迎。社会公益活动也能够带给你人生经验，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你会知道人生中的哪些东西很可贵，你要去珍惜。在爱好与自己所学的东西之间找到连接点也是很好的事。”

在谈到兴趣与现实发生冲突，难以寻求平衡的问题时，教授站在宏观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为什么华人相对比其他的人更实际，在过去二百年，整个中国的社会经历了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人爬得起来，很多人就爬不起来了，所以（他们）考虑起问题来很实际。为什么香港人一定要讲钱，因为香港是一个难民社会，一代一代难民过来的。我是很理解这一代的，也许你们长大后再看你们下一代的年轻人就没有这么多担忧了，因为那时社会已经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稳定发展与改善，人们也许就没有很强的求生欲望了。”

采访的最后，教授说到“要将大学毕业后找工作看做是和大学四年一样的艰苦学习，而且要尝试，第二次不成功也不要和第一次一样的不成功。这样经历下来，你的社会态度会发生重大的改变，这是绝大部分人都要走过的路，要有心理准备。”

后记：丁教授非常专业地全程站着接受完了采访，而此次采访也使小编感触颇深。采访过程中教授言谈幽默，处处充满着为人处世的智慧，语言简单却极富深度。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一位经历丰富的长者对于后辈的关心。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对大家的大学生活和未来发展有所帮助。

爸与吉他， 与我



元伸

校园内常见同学背着吉他匆匆来去。他们弹奏着别人或自己写的歌、谱的曲，试图摸索属于青春的音符，抓住那几个青涩的字眼，品酌鼓动的青春，描绘澎湃的自己。

也许吉他是一个媒介，一个跨越心灵的中继站。感觉上了高中，本来身旁和音乐素不相识的朋友，一个个背起吉他来。纵使不会弹，也宁愿承受这肩上的负担，哪怕只是让人称羡几句也心满意足。

也许吉他是一个代名词，代表中学的我们，成为我们忠实的听众，为我们孤独的岁月鼓掌。

我见过的第一把吉他是爸的。

曾经，爸也是如此，一个狂傲风流的少年。

应该是遗传了阿嬷对音乐的敏锐性，爸热爱音乐。对音乐的热情成了他情绪的出口。琴技精湛的爸，高一时即带着这把吉他和学长一同站上中山堂、国父纪念馆的舞台演出；高二时成为建中吉他社的副社长；大学时自行谱曲唱自己的歌、参加歌唱比赛、烧自己的录音带……青春的岁月，爸挥洒过的音符都曾在这六弦间铿锵，拼凑属于爸的青衿乐章。

爸的吉他保养得很好，自国中从阿伯那边得到后，日夕之间的细心，使它至今仍一如崭新。虽然换过几次弦，但爸依旧对琴颈、下弦枕的完整保存感到骄傲。吉他被摆在家里显眼的地方，安静地封存爸的青春。

小时候，我听着录音带旋转沙哑的吉他声，好希望我也可以轻声吟咏旋律，放纵于和弦之间。我央求学琴，恳求爸再次演奏。不堪骚扰，爸掸去了外壳的灰尘，平稳而雄厚的父爱伴着低沉的和弦在房间里回荡，我觉得很温暖，被音符包围着、簇拥着，夹杂一种幸福的滋味。我想当时爸也被感动了，曲终我们都沉默，七岁的我想着未来，四十岁的爸缅怀青春。

当时我仍太小，短小的手按得到和弦就拨不了弦。在乌克兰尚未风行的时代，我认识了钢琴。钢琴很完美，八十八个琴键丰富乐章的色彩，轻柔的音乐抚慰人心，让浮躁的人沉稳，让冷静的人雀跃。十指交错飞舞，从古典到现代，五线谱量化情绪，音符宣泄，饱满而袅袅不绝。我识字，是书的启发；我识谱，是钢琴的启蒙。钢琴引领我接触音乐深处的情绪，提领我的手触碰赤裸的乐声。

幼时的手细嫩的触感、浅白的人生体悟、又或是我的心无法开启，面对音符我的灵魂仍禁锢，不够深刻的感触无法掌握更深交流的可能。当初听爸表演的感动始终无法重现。学琴六年，我的琴技没有出神入化、没有神童的传说、没有泣鬼神的魄力。我总是静静地弹着，用我自己的速度和感受去诠释。也许这点让音乐老师蹙眉长叹，但我依旧倔强。

面对钢琴准备蜕变时刻，我却开始对冰冷的炫技感到畏惧，那种弹奏没有热情，手指间流漏的不是情绪，而是风化的堆叠音域。我的学习遇到了瓶颈，我突然想起那把躺在墙角的吉他，曾经我许下的心愿。如今我手已够长，也已熟稔那些符号，我于是尝试。

我无法评估与吉他的相遇是对或错，但这次接触如电流直窜我心窝。尘封已久的吉他又再次流露初学生涩的声音。也许它会感受，另一个青春的来临，因为陌生而再次年轻。

吉他的确是青春的转捩点。从钢琴到吉他，直说是放纵了些，音乐老师觉得我学坏，但我觉得我离和弦又更近了一步。我的手已熟悉钢琴，娇生惯养的指头红润而饱满。为了拨弦，我右手指甲革命似的率先留长，左手开始长茧、瘀青、渗血……那挥之不去的铜锈味在双手间弥漫，无限的循环成了形式上的成年礼。

爸的吉他陪伴我三年。生锈的铜弦凝结我和爸的手汗，陪我跳跃每一小节。爸练琴的年代对我太遥远，但我总是在手上的铜锈中感觉到爸的温度，一种被停格的炙暑收藏其中。按弦处没有锈斑，纪录爸每一次练琴的辛苦，也收藏每一次在台上演出的风采。音箱共鸣震耳，似乎收藏回忆，拨弦唤醒的是沉睡的记忆。我每次弹琴都会觉得爸正在我身旁陪伴。

然而爸的味道却仍停驻在我的回忆里，纵使是同一条弦，同一个频率，但当初的感动却依然未闻。

然而一股脑的冲动，并没有和爸的岁月相互

辉映。

我一直记得音乐课的表演。我抱着吉他爬音，却跌倒了。这一跤绊倒了尚未出场的音符，我乱了阵脚，音符纠结。原本丰腴的音色如干枯的秋天、如干涸的湖，青涩间夹杂爆裂声。我的手很干，弦很冰凉，不领情的错误接连被点燃，音符成了火炬，我烧毁了一首歌。同学很平静地听完，因为大部分的人都睡着了。我想他们最感兴趣的不是我的演奏，而是打断我的下课铃。第一次登台在尴尬之中草草结束。同学没有鼓掌，我迅速被下课间的人群淹没到另一个时空。我看了吉他一眼，它平静而沉默，把我紧张的汗水刻划在铜锈上。

我盯着吉他，无法言语，仿佛我看见自己的青春镶印爸的影子。我叹了一口气，感叹我与爸的青春间无法估量的距离。

吉他被收回房间，成为闲暇时的发泄，发泄日常中平淡而清晰的情感。我对乐理的追寻走进了胡同，绕了一圈回到了原点。如梦当醒于日中，对音乐的追求在我的青春终结。偶尔还是会看见爸拿起吉他演奏，回味遥远的年代，刻画出一个洒脱的少年。



孤独这件小事

文 / 孙依萌



“‘孤独’没有反义词。如果有的话，我想说，它就是我人生中最想要的东西；我在耶鲁所体会到的并为之欣慰、感激的，就是这种感觉；毕业典礼过后，明天早上离开这里时我害怕失去的，也是这种感觉。”

最近反复在看 Yale 毕业的 Marina Keegan 的演讲稿，特别喜欢，就找来中文英文一块读，字字惊艳。

她说：“这个词的意思，用“爱”来表达不够准确，用“相聚”来解释也稍有欠缺。它是身边有一伙人、有人陪伴的感觉。账已经结了，可

谁都不愿散席而去；已是凌晨四点，可没人打算睡觉；那一晚，我们一起抱着吉他弹唱；那一晚，我们已想不起做了什么。我们经历过、走过、看过、笑过、感受过……还有，毕业典礼上漫天飞舞的帽子。”

我很羡慕她的耶鲁，她的生活。她的老师 Anne Fadiman 形容她的写作是“Wild, a little contrarian”，是“if you wanted a smooth ride, Marina wasn't your vehicle”。

Marina 笔下的 Yale，大概是我们所有人梦想的大学生活吧。年轻的、新鲜的、热情的、自由

的，并且，有人包围着的。不论做什么，不论爱好好多小众，都能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所有人——至少是绝大多数——都是带着这样的愿望，来到大学，加入社团，认识这样那样的朋友，参加这些那些的活动。

可事实并不总是这样。考到偏僻城市的同学总是抱怨自己的舍友多么奇葩、大学同学的思维多么和自己不在一个方向；上到顶尖学校的朋友们则纷纷说室友全是省状元市状元，从早到晚都在学习，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港漂族也是很孤单的一个群体啊——决定来香港之前别人这么告诉我。那时候的香港，对我来说是遥远而新鲜的，我克制不住地想走近它，拥抱它。王开岭问友人：“为何远行？”友人答：“渴望颤栗。”高中时候用烂的例子大概也是我的答案，只是即使用过那么多次，却从未像现在有这么深刻的体会。

留在北京也没什么不好，只是对我来说熟悉得过分。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太渴望那种颤栗的感觉，香港对那时候的我来说，是诗也是远方。至于孤独——谁会在考虑未来的时候想到孤独呢？

我们带着对未来的憧憬来到这座城市，一切都闪闪发亮，新鲜美好。可渐渐地，渐渐地，我们发现身边乍看之下如此相似的一切，实际上却迥然不同。我们张张口，却说不出话来。站在人群里听着周围人说着自己听不懂的话，中英混杂、夹带手势才点好单，即便认识繁体也不懂地铁上的字，这些时刻都会让我们感觉到吧——那小小的却沉甸甸的孤独。高中同来科大的同学在朋友圈里写，“以前从没有觉得中秋是什么，以前”，这大概也是在说独在异乡的感受吧。

孤独是一件小事，和 due、function、CGA、GPA 这些比起来，它当然不算什么，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然而一旦我们闲下来，哪怕一小会儿，它就会挤进来，气若游丝，却还是缠住了你。

这里说的孤独不是属于个人的，比如一个人

吃饭、看书、逛商场……我并不害怕这种孤独，恰恰相反，我很享受它。这里的孤独，是属于整个港漂群体的。

不过还好，我们还可以相互温暖。

有人提出看日出，整组就任性地在海边呆到第二天七点；吹着海风，唱歌喝酒胡侃，有种 the night is still young 的感觉；说了好几次再一局就走，最后还是打 UNO 到很晚，笑到肚子疼；开完会 CF 约糖水，意外地开始玩脑残游戏停不下来……

或者是约饭、约 liba 的时候。我吃饭很慢，每次吃饭，其他人都会坐在那里聊天或者做自己的事情等我。“能够吃到一块去，本来就是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啊。”前几天读的一篇文章里如是说。

大概正是因为孤独，我们之间的联系格外的紧密。在整个群体孤独的背景下，存在着“孤独的反义词”。

“这个词的意思，用“爱”来表达不够准确，用“相聚”来解释也稍有欠缺。它是身边有一伙人、有人陪伴的感觉。”

我说这是我最好的时候了。

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时候不少，“书读的太少而想的太多”的批评也很对，然而更多时候我们会说，就像 Marina Keegan 反复写的那样，We are so young. We are so young. 我们会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颤栗的远方也是必须闯的。而孤独呢？这可能让人喘不过气的孤独感，当我们共同分担，它就没那么令人难过。

“那些在当下发生，你以为毫无意义的时刻，到头来往往往成为你一生整段时期的印记。” Andy Warhol 说。

而我觉得，现在的每一秒都无比充实而完美，即使没有意义，也都能镶上金边装裱起来，成为最好的作品。



漫画少年

文／尤尊毅

连载了十五年的漫画《火影忍者》，终于在二零一四年底完结了。

暑假，在日本旅行的最后一天，临时决定去大阪《火影忍者》漫画完结的纪念特展。只不过因为在京都老街道上散步时候偶然看到一张展览宣传海报，就看准了大阪的电车与设施位置，什么计划都搁下，赶上早上第一波进场，想想连自己也吓一大跳。到会场的时候，开馆时间刚过，人群已经从二楼排到一楼的售票口。排队队伍里有许多人穿着火影忍者图案的T恤，再看看自己，冲动地跑来这里，蓝底刷白牛仔褲，素白T恤外套着一件麻布衬衫，突然觉得自己非常不及格。排队将近一个小时进场，却没有人表现不耐，整列队伍气氛高亢，四处都是欢乐交谈的声音，也不断有很多人对着墙面上整排的宣传海报疯狂拍照。终于看到展场的入口，所有人物的画稿从天花板绕着墙面排成了一条螺旋状道路。尽头，是作者岸本齐史的一段话，“这是我十五年的轨迹。”隔着原稿的透明画框，我好像看见倒映出来专注读着这些漫画的自己。然后这时，旁边一伙高中生指着画中人物大喊他们的攻击绝招，对视着笑得极开心，开心到世界只剩他们似的。旁边的我反倒有点不好意思，仿佛被抓到了其实自己不过是个混进来的外人，不属于这个暂时成真的幻想世界。那一刹那突然好想要大声辩解，曾经、曾经我也是属于你们的一员，但这究竟要解释给谁呢？

我也曾经是寒暑假必定在台北世贸排队参加动漫展的一员。手里拿着前几天预先做好的笔记，上头红笔密密麻麻标注了热门摊贩的位置，以及

这次新出的小说、漫画与纪念品，开馆前两三小时就守在建筑外头等待进场。总是固定那几摊，动辄排上两、三个钟头：台湾角川、尖端、东立、青文、曼迪；轻小说、爱情小说、少年漫画，动漫人物T恤……我们这些虔诚的信徒心中早有一张顺序清单，决定好了必须从哪家开始抢起。远远望来，各家摊位的队伍拉得极长，人们仿佛等待着去某个充满魔法、友情与爱情的世界大冒险，相信这世界充满着绝对的善恶与正邪；自己所渴望的未来只要努力就一定会实现。啊，那个少年憧憬地把漫画的故事想像成即将兑现的现实：一个有着特别才能的男孩因此被接纳、被瞩目，成为全身闪着光般受到欢迎的角色；原先忧郁的少年因为加入了高中社团于是认识众多朋友而共同奋斗……漫漫长日里头，有个少年就抛掷着时光站在队伍里，身旁噪音隆隆，到处是交换情报的声音，哪些东西又卖完了，哪边忽然不用排队了。队伍缓缓又向前一些，从背影与背影之前的空隙已经隐隐可以瞥见入口了。少年忽然又期待了起来。十四岁，他犹怀着一颗宇宙，巨大无比。

在大阪的《火影忍者》展里头，看着原稿横跨了十多年，原先作者略带生涩的画工理所当然地变得老练，线条变得更利落，人物的模样也更逼真了，每一个展示物都呼应着诗人布洛瓦感伤的句子：“光阴就在某些东西已离我远去的时刻里消逝”。在这里，我似乎看见了过往动漫展的场景：相同漫长的队伍、相同的狂热粉丝们、相同的少年漫画；唯独当初排队的那个少年，已经发觉生活其实比想像的还要艰难，还要平凡。随着成长，少年漫画的梦幻感逐渐消失，我不再容易受到那些看似青春、亢奋的故事煽动。尤其对

刚升大学读了社会学，亟欲寻找意义与价值的自己来说，少年漫画的剧情有太多不合理的地方；太多肤浅、表层而又太过矫情的对话与安排是真实的生活场景里不会出现的。这些年，渐渐地我开始相信，生活让我们变得平庸，使得每个人的面貌都变成相同的。为了课业忙碌，为了一份报告彻夜赶工；为了安稳而可以赚大钱的工作，反复与人竞争……清晨有时候翻身醒来，凝视着黑暗，忽然觉得生活不过就是一场早规划好的RPG（角色扮演）游戏，我们在其中东奔西跑。睡醒不过就像是登入游戏，开始扮演既定的角色，日复一日地重复例行的工作。所有人依循着某条隐形的主线不断向前推进，永远为了破解某个关卡而奔走。然而，一个关卡之后还有另一个关卡——由迷宫组成的，没有尽头的迷宫。更有时候，想着自己不好看的躯体，不禁更加地疑惑，为什么人能够先天上有着优劣差异，难道这一切不就像是某个早早设定好角色数值的游戏，不容人选择吗？前些年，神奇宝贝游戏再度热门起来。我也随之玩了一阵，操纵怪兽四处讨伐，不断击败怪兽以获得经验来加强自己的怪兽，周而复始，目标是练成一支最强等级的队伍，打败所有的守关者登上殿堂。然而，必须反复地执行相同的动作，杀戮同样的怪兽千万次的过程总让我厌倦；更何况，这游戏中存在着几只能力值特高，资深玩家早有共识的「破关怪」——只有选择这几只怪兽才能快速地通关，所向披靡。其他大多数的怪兽只不过是游戏中无助的陪衬品。现在想来，我无法迷上神奇宝贝，或许是因为，这世界早就已经是一个这样的游戏了：规律而贫乏的生活，每天都像是昨天的翻版；还有，看似自由的生活里头却总是有着众人内定的黄金捷径。选择与目标……信仰的旁边紧挨着现实，沉重无比。这些让我疲倦的模式，怎么能够要我在游戏中重来一次？

这时候不禁又想到国中时期的自己，幼稚、单纯却拥有与世界为敌的力量。

这次特别来看《火影忍者》的完结展，我想，或许是特别眷恋以前的自己。从国小、国中一路

追到大学，《火影忍者》剧里剧外都是一个少年的成长历程。或许，国中时候的我真的就像《火影忍者》的主角鸣人吧，心里头也住着一只狂暴的野兽，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与忧郁；不定时失控，变形，肆虐。却又在家中不断呼喊自由，不想受到家人的关心与管束，坚信自己能够好好地过着生活。可是，也正是这样一个无时无刻不讲着过大却没有实际力量的话语，把梦想、信仰、决心等词汇挂在嘴边的少年，盲目地尝试着过自己渴求的生活。记得国三时候，班级导师发下一本空白的横线笔记本，当作我们整个学期的联络簿。或许是国中原本的压抑，或者那种过度躁动的青春期，每天我都努力写满满的一页文字，短文、日记、故事，总之全是装模作样，却又努力在体制中挣扎的书写：某天谈到朋友们的关系与其重要性；某天忽然谈阅读的必要性，或可能，某天又是一篇老套的，充满魔法与幻想的战斗故事。即使承受着升学压力，也坚持每天必须写满一页，然后期待导师的批阅。升上了高中大学，当然没有联络簿了，这种动力也渐渐减弱，即使不情愿，我确实也必须开始考虑更现实的事情：未来的出路，该就读的科系，甚至经济收入从哪里来；我渐渐地变成普通的大学生了。那本联络簿到现在我都还收着，就跟那段疯狂迷着动漫的日子一样，全都是难以回忆或启齿的事物；然而，它们也同时是我曾经最小程度地叛离这个世界框架的证明。

其实，没有人看好《火影忍者》后期的故事。为了快速完结，剧情节奏太过破碎；新角色的出现也没有预备好的铺陈。除此之外，过度频繁且凌乱的战斗场景，以及不断说着励志的话语，大谈梦想、羁绊、信仰与决心的主角也让人感到幼稚而不耐烦。但是，我始终记得完结话刊登那天，急急忙忙地冲回家去读。故事的主角从少年一路成长到中年大叔，如愿地成为村子的领导，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剧终。整部漫画到最后，终究从一部激情的战斗漫画回归到平常。整整七百话，十五年。我忽然心中空洞洞的，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事物从里头抽离了，结束了，再也回不去了。



一个平静的人

文／李沛阳

我的朋友南林曾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他觉得自己爱上了任何人，也恨不上任何人。他总是这么地对我说着，说他根本没有感觉，他感觉不到自己内心的情感。在他对我说着这番话的时候，我也从来看不到他有任何表情，即使是说着好似很伤感的话，也是一幅平静的面孔。

其实我也并不是和他认识了多久，大概只有三四个月吧，具体时间是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天是个风天，自己在湖边晨跑的时候看到他。当时风蛮大，但晨光不减，周围的树叶都婆婆在一起，于是地上的叶影也是婆婆的，我很远就见到一个人静静地站在湖边，湖边有一条石砌的小路，绕湖一周，我沿着小路跑来，看清了他的脸，除了一头有些乱的头发的，是个很普通的人。

经过他身旁的时候，因为有些快了，不小心把钥匙掉在地上了。他听到响声，转过身来，热

心地帮我捡起钥匙，递给我。我说了声谢谢，他并不说些什么，只是微微笑笑，又对着湖望着。

他静静地站着一动不动，当我又绕湖一圈回来时，他还是站在那里，我便走过去问他在看些什么。他指着湖面，对我说，湖面上的涟漪好像就是风的形状，他在看风。湖面波动不止，真的好像风在湖面上留下了自己的形状，一道道波纹相互干扰，打乱了湖平日里的平静，鱼也不安分，冲上来又潜下去。我看了看，点了点头，算是对他的认同，但我感觉，他看着风，心里却未必只想着风。他当时的表情很平静，就与之后每次与他说话时的表情是一样的。

我总觉得，那么平静的一张脸，或者说什么都没有，或者说一切都看不透。我也没再说些什么，只是陪着他一起看湖面，后来，到了时间，就向他道别，他又笑了笑，算是向我示意，他自

己也就从湖边走开，但又停在草地上。我赶时间，于是就先走了。

后来常见到他在附近，便渐渐跟他熟悉了，只是奇怪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在附近的，因为在之前没见过他。

于是我们两个人常常一起晨跑了，聊些琐碎的话题，大抵都是近来报纸上的小报道之类的，能在一起笑一笑。

这种普通的关系，直到一次被我打破了，说起来原因，是我忍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就问他为什么表情总那么沉静。

他似乎很惊讶的样子，问我他真的总是一副平静的样子吗？我肯定地点了点头。他竟然对我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说，他想不出有什么表情可以做得出来，因为他心里没什么感情要表达，或者说，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心情，就表达不出来。他说自己想不到什么，也就演不出什么。不过他很肯定地告诉我，他内心不平静，一直在想事情，只是勾不起他的情感。听到他这样说，我也有些惊奇，只觉得他倒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因为他说话的时候，虽然还是一脸平静，但我能看出来他没有在刻意掩饰。

他不再说，我也不再问，因为我们都知道没有答案。

那时大约离现在有一个月，正值夏天，我故

意选在中午与他见面，虽然气温很高，湖边还是蛮凉爽，我们两个人先是在湖边跑步，后来累了便躲在树底下，阳光就从树叶间照射下来，碎片似的但又平整地铺在他脸上和衣裤上，他闭上眼睛，在我看来，他竟像个纨绔少年；但一睁开眼，双眸明亮而清澈，又好像一个纯纯的男孩子，似乎还没长大。他一个人自言自语，想着那个奇怪的问题。

后来他对我说，自己的内心虽然从来都不平静，但也很少为周围的人而过多地思考。他对我说，在平常之时，别人或喜或悲，都难以激起他内心的感情。他也对别人没有太多余的感情，或者是根本就不想有。他让我想起了加缪笔下的《局外人》，但又不像莫尔索那样变成了毫无情感的机器，或者说他像只没有嘴巴的鹦鹉倒是更合适。

今天下午，我刚刚和他道别，他马上就要搬到另一个城市了。于是在这之前，我们就约定再见一面。

天气异常的温暖，他的表情也有些阳光，令我惊异，我们说说话，握握手，也就是些平常朋友间道别时所用的方式。

他走的时候，迟疑了一下，回过头来对我说：你也常是一副平静的样子。

我不言语，他又恢复了平静，缓缓走开。



审美的认知过程

文 / 王可

审美是人类独有的高级功能。从 18、19 世纪起，西方哲学家提出众多美学理论，从哲学思辨的层面解释审美的规律。到了 20 世纪，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审美心理学——诞生了，西方的不同心理学流派，从精神分析、格式塔、行为主义、信息论等不同的理论出发，对审美的规律和实质进行了阐述。费希纳于 1876 年发表的《美学导论》标志着实验美学 (empirical aesthetics) 的创立，它强调通过科学实验来探究审美心理过程的一般规律。到 20 世纪末，随着脑科学研究成果的日益丰富，更多研究开始关注审美过程与大脑神经活动的关系，探索审美心理的神经生物学基础。1999 年，Zeki 的《内在视觉：探索艺术和脑的关系》一书，宣告神经美学 (neuroaesthetics) 的诞生。

一、知音教授与 Höfel 和 Jacobsen 的审美认知模型及其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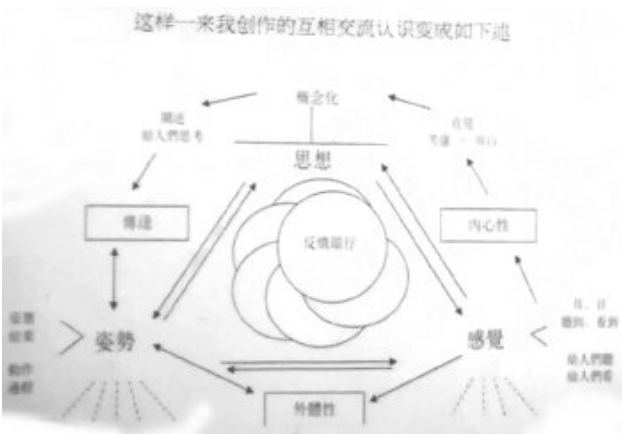


图 1 知音教授提出的姿势（技术）、感觉、思想三者互动审美过程模型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亚太世界研究所东亚 / 西方语言艺术科研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知音 (V é ronique Alexandre Journeau) 教授在《审美的过程》讲座中提出审美活动中感性实践与理性反思之间存在交互往复的过程 (见图 1)。

知音教授从自己丰富的音乐艺术经验出发总结出的模型，认为姿势（技术）、感觉、思想三者相互联系并且相互影响，而这与心理学家 Höfel 和 Jacobsen 提出的审美加工三阶段模型不谋而合：感受阶段、中央处理阶段和产出阶段 (见图 2)。

审美加工		
感受	中央处理	产出
比如： 视觉感知，听觉感知	比如： 思考，回忆，决策	比如： 跳舞，唱歌，绘画
审美欣赏		
-审美判断 知觉 视觉 比如： -审美分心 -审美沉思	分类 反思性思考 决策	报告 外显反应

图 2 Höfel & Jacobsen 提出的审美加工的三阶段模型。

其中，感受阶段指对客体的知觉加工；中央处理阶段包括对客体审美价值的思考，及做出审美判断，对应知音教授的“思想 - 概念化”阶段；产出阶段与外显行为相关，如通过绘画、音乐、诗歌、舞蹈等方式进行审美表达，同样知音教授从“姿势”这一命名出发，两者本质上有相同的意义。此外，Höfel 和 Jacobsen 认为，审美欣赏是审美加工的一种形式，它主要包括感受和中央处理两个阶段，知音教授则进一步颇有见地指出，

审美概念产生于“感觉”向“思想”转化的过程中，而且知音教授指出的“姿势影响感觉”弥补了审美加工三阶段模型的单一、线性不足的缺点，使其更加具有完整性。

然而，令我不解的是，审美加工是否一定会有外显反应，或者说“姿势”呢？对于非艺术创作者，单纯的欣赏者、观众来说，我们往往觉得审美仅仅止于“中央处理”，止于“思想-概念化”，为何两种审美认知模型都把“产出”纳入其中？

其实，认知心理学的“具身认知”革命已经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很多线索。第一代认知科学以计算机隐喻为核心假设，信奉的是心智的“硬件无关说”或“离身心智论” (disembodied mind)。但随着以具身认知 (embodied cognition) 为特点的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兴起，“运动”和“具身模仿”在审美认知加工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为研究者所重视。具身的审美认知观点强调，生理变化在认知过程中具有重要性，这与传统的离身认知观点相区别，同时这种重要性的补充也是对审美认知加工理论必要的完善。审美的具身认知，是指审美欣赏过程中个体对艺术作品所表现的动作的模仿，涉及运动系统的激活以及具身模仿。

运动系统激活方面，大脑顶叶被证实运动中起重要作用，而 Cupchik, Vartanian, Crawley 和 Mikulis 在研究中都观察到顶叶在审美体验中被激活。Jacobsen 等的 fMRI 研究也观察到顶叶和运动前回参与审美加工。Kawabata 和 Zeki 据此推测，运动系统的激活是因为个体有逃避丑的刺激或者趋向美的刺激的行动意向。Chakravarty 因此提出神经美学的一个重要法则，即“动态 (dynamism)”。根据这个法则，艺术家们通常利用实际静态的东西来表现动态的“视幻觉”，而这种“视幻觉”可能是通过前额皮层的想象活动与视觉皮层运动相关区域（如 V5/MT 区）机能活动的连同作用而形成的。举例来说，达芬奇就是利用蒙娜丽莎微笑的弧度，造成观众的视幻觉，这一神秘的微笑因此成为这一伟大作品的津津乐道之处。

另一方面，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使得具身模

仿在审美体验中的机制逐渐为人所了解。镜像神经元不仅在个体做出某动作时放电，而且在其观察别人执行该动作时也会放电。同样，在艺术鉴赏活动中，观赏者发现自身会自动地模仿所看到的情绪、动作甚至所暗示的动作。模仿理论 (simulation model) 即主张，观赏者对于实际所见或绘画、雕刻作品等所暗示的身体状态，他们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进行模仿。事实上研究表明，人们在审美体验过程中，使自己处于某种特定的生理状态，对于深切理解艺术家所表达的情绪和情感非常重要，不论是在绘画、雕塑还是建筑的欣赏中都可能发生。众多的后续研究发现，对艺术品的动作、情绪和躯体感觉的具身模仿是审美体验的关键成分。Di Dio, Macaluso 和 Rizzolatti 的 fMRI 研究结果支持了具身模仿假说，被试在观看古典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雕塑时，伴随着腹侧前运动皮层 (ventral premotor cortex) 和后顶叶 (posterior parietal cortex) 的激活，表明雕塑所暗示的运动引发了观者相应运动脑区的机能活动。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证明了“姿势”不仅仅是艺术家审美认知的环节，也的确是普通人审美过程中的必要环节，而且“姿势”反过来影响着我们的“感觉”，参与我们审美体验，可见知音教授的洞见非常深刻，准确，全面。

二、Chatterjee、五阶段模型与阿恩海姆的视觉审美模型及其比较

Chatterjee 从视觉神经科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关于视觉审美的认知神经模型（见图 3）。该模型认为，视觉审美加工同一般视觉加工一样，包括三个认知加工的阶段：(1) 早期加工，在不同脑区提取和分析简单基本的视觉元素。(2) 中期加工，自动分离一些元素并组合另一些元素以形成统一表征。(3) 晚期加工，审美客体的某些方面被选择性地进一步加工，通过激活记忆，审美客体被识别和赋予意义，然后审美客体引发情感反应，并通过注意机制对审美加工系统进行反馈。最后主体产生审美偏好，作出审美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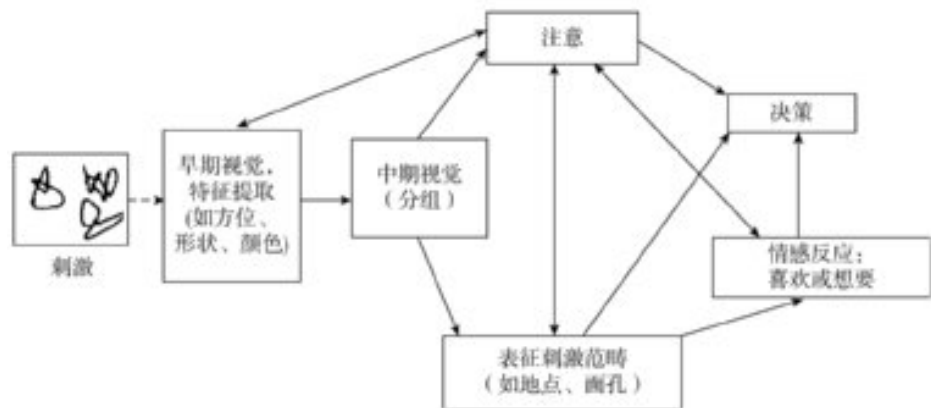


图 3 Chatterjee 提出的视觉审美的认知神经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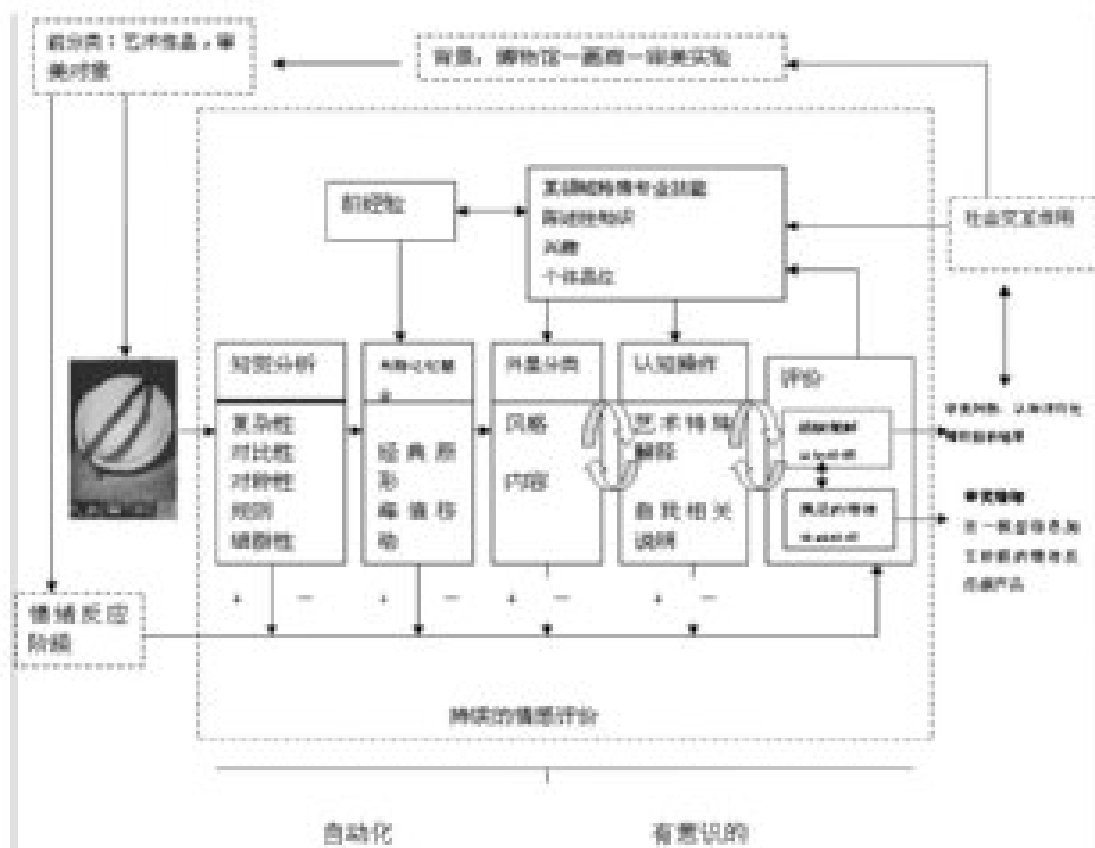


图 4 Leder, Belke, Oeberst 和 Augustin 等提出的审美体验的五阶段加工模型

该模型提出的五个加工阶段是：知觉分析、内隐记忆整合、外显分类、认知控制和评价，并进一步提出了各阶段包含的子加工过程及影响因素，是对于审美活动的认知过程的纵向把握。

美国艺术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是完形心理学的代表人，在《视觉思维》一书中，他认为

视觉思维活动中的意象在知觉与思维之间重建了一座桥梁，弥补了感性与理性、感知与思维、艺术与科学之间的裂缝。他的阐述建立在康德的“没有抽象的视觉谓之盲，没有视觉形象的抽象谓之空”的观点之上。而他的“抽象”，不同于我们一般意义上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而是“一种意象，如果能代表或再现同类中所有其他个别的意向，就是一般普遍性的或抽象的；如果仅考虑它本身，就是个别的”。那什么样的抽象特征才是精华呢？他认为，总有某些方面和性质占据着关键位置，起着主导作用，其他的起着辅助作用。凡是关键性质，具有“生发”作用，可以生发出一种完整的意向，即通过它们可以对事物做出更加完美的描述。这种特殊的概括能力，不管是对科学还是艺术都是适用的。而艺术能力的成熟大体经历三种典型的“形”，一是简单规则的格式塔，二是复杂而不统一的格式塔，三是复杂而又统一的格式塔。最后一种多样统一的“形”，大大超过了简单而又规则的格式塔，蕴含着紧张、变化、节奏和平衡，蕴含着从不完美到完美、从非平衡到平衡的过程，让人的内在感受也从紧张到松弛，从“完型压迫”到和谐，这种复杂多样的感情刺激力，是“够味”的美的感受。他形容这种感受如竭力地猜出一个谜语：注意力高度集中，潜力得到充分发挥，整个身心全力投入。这是伴随任何一种创造性知觉活动或创造性思维活动的特有的紧张，这种适度的紧张以及解决问题后的松弛，是产生审美愉悦的重要源泉。

比较这三个模型，我们可以看到，Chatterjee的晚期加工，对应于五阶段论的内隐记忆整合、外显分类、认知控制和评价部分。后者的知觉分析中诸多原则，如复杂性、对称性等，对应阿恩海姆所言艺术“形”的变调性过程。内隐记忆整合中的经典原型、峰值移动，即“形”从简单到复杂再到统一的变化过程，而外显分类、认知控制和评价，则已经进入从知觉进入到思维部分。从对形的感知到思维上的分类、认知、评价，的确如阿恩海姆所言，意象，也许此处对应内隐记忆整合环节，沟通了感知和思维，成为其桥梁。

而正是阿恩海姆所言“形”的“紧张力的式样”维持着 Chatterjee 模型中的“注意”，但对于这一点五阶段模型中并没有指明。

当然，对于阿恩海姆说的“这种特殊的概括能力，不管是对科学还是艺术都是适用的”，我有尚不成熟的不同看法。如果说科学和艺术都在寻求一种模式（更好的概括），那它们的手段和结果衡量标准却有很大不同。手段上，科学要求大量、重复、可观测，而艺术强调独特、新异，拒绝单调、死板。在结果的衡量标准上，科学希望这种概括越逼近真理越好，不在乎每一次概括的演变是否足够新异，而艺术则希望这种概括始终能保持感情刺激力，引起审美满足感，这需要演变的新异感。而且，科学希望尽量客观，避免主观上的情感、价值影响，而艺术审美过程中，客体引发情感反应则似乎是必要的审美环节，这一点上二者有着根本的矛盾。同时，著名美学家宗白华曾指出，中国画法不重对具体物象的刻画，而是倾向于运用抽象的笔墨表达人物心情与意境，也许中国文化中这种对审美上的情感因素的强调，与科学意识在我国传统中并未像西方那样昌盛有关。

三、什么是艺术？

最后，简单谈一下我对艺术浅薄的理解。

艺术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高贵属性，北岛说“自由，是猎物与猎人之间的距离”，我想，艺术也是这样。“生存”还是“生纯”，这种划分即表现了这样一种艺术价值：它使人暂且忘记我们的肉身与世俗，我们的渺小，忘记我们如同每一个生物那样奔波于饮食，仓皇于明日，并终将一日归于泥土，忘记社会上仍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或者说不是忘记，而是一种超越的视角，一种审美化生存的姿态，那意味着我们的世界总是有趣的，有意思的，有味道的，事物除了功利、工具属性还有更多价值，人生也是。对于我来说，这就十分足够：它提醒着我们，活着总能发现、创造多么有趣与美好的东西。



关于米兰·昆德拉的 kitsch

我把 kitsch（媚俗）这个词的含义概括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昆德拉在作品里写明了一——是一种审美的专制。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以下简称《轻》）的第六章，这个词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昆德拉下了这个定义：“无条件认同生命存在的美学理想，必然是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人类被否定，每个人都做出这是根本不存在的样子。这种美学理想可以称为 kitsch”。

如果 google 这个词，会发现它刚刚诞生于人类语言的时候，首先是形容艺术品的。这是 kitsch 最浅显的层次，也是最容易觉察到的。因此才有紧接着这个定义的这段：“萨宾娜对于当局最初的反感，与其说是具有道德性，不如说带

有美学性。”显然，昆德拉在引出这个概念的时候认定美的感官先于道德的判断，是更本能的。

到这里，kitsch 的定义是，传统（或者流行）的认知观念规定了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而人们都必须按照这个审美标准对世界进行评判。它是为了评判的方便而对世界做出的二元性的简化。比如《笑忘录》第一章里，米瑞克将过去的一切认定成是坏的，需要摧毁的；比如《轻》里提到人们将排泄物定义为丑陋的，这些都是 kitsch 所进行的对认知的简化。简化造成简单的评判，简单的评判造成对认知的专制。kitsch 就是这样一种专制。

紧接着，昆德拉把美学延展开了。《轻》第六章第八节：“kitsch 所引起的感情是一种大众

可以分享的东西……媚俗引起两种前后紧密相连的泪流。第一种眼泪说：看见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多好啊！第二种眼泪说：和所有的人类一起，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们所感动，多好啊！第二种眼泪使媚俗更媚俗。”

由此引出 kitsch 的第二层含义：kitsch 的直接结果，是一种建立在由 kitsch 所专制的价值体系下的，对于被 kitsch 排斥的恐惧，或者反过来说，被 kitsch 所包容而产生的优越感。

认知观念的专制之所以生效，是因为人们无限在意自己是否被世界所包容。被包容与不被包容所产生的心理落差，是人在媚俗时的首要动机。

不妨参看《笑忘录》第三章，昆德拉回忆自己被同志们从他们的圆圈舞中驱赶出去，他说：“自从那天他们把我从圆圈里赶出来之后，我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堕落”。

我们把《轻》翻回到第五章，托马斯拒绝签名的那一段，也就是让托马斯下决心不签名的直接原因。这段太精彩，我整段摘抄：

“托马斯突然捕捉了一个奇怪的事实：人人都朝他笑，人人都希望他写那个收回声明，人人都会因此而高兴！第一种人高兴，是因为他们将他们的懦弱抬高身价，使他们过去的行为看来是小事一桩，能归还他们失去的名声。第二种人高兴，是因为他们能视自己的荣耀为特权，决不愿意让出，甚至会慢慢培养出一种对懦弱者的暗暗喜爱。要是没有这些懦弱者，他们的英勇将会立即变成一种无人景仰羡慕的苦差事，平凡而单调。

“托马斯受不了这些笑。他认为自己处处都看见这种笑，连街上陌生人的脸上也莫不如此。他开始失眠。事情能这样吗？他真的那么仰仗那些人吗？不，他对他们没好话可说，自己居然让他们的眼色搞得如此不安，实在使他气愤。这是完全不合逻辑的。一个这么不在乎别人的人怎么会这样受制于别人的想法呢？”

人们渴望托马斯签名，是他们的媚俗；托马斯畏惧他们的嘲笑，是他自己的媚俗。昆德拉剖

析得太不留情面。即使是“在媚俗的世界里是一个怪物”的托马斯，面对“道德”和“正义”的思想统治的时候，也无法承受。

当然，你也可以说这里的 kitsch 与其翻译成“媚俗”，不如翻译成“媚己”。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为了制造出一种优越感，他们取悦别人，也以此取悦自己。托马斯通过拒绝签名获得无可比拟的自我优越感，但他没办法否认自己的 kitsch。这使托马斯又一次真切地感受到生命之重。

再进一层，也是最重要的一层。这种 kitsch 的优越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们以此获得存在感。昆德拉说，“kitsch 起源于无条件地认同生命存在”。

是的，媚俗的产生是因为人们需要对生命的赞美。他们为此把各种意义强加给生命，试图以此寻找自己存在的证据。

《笑忘录》第四章里，昆德拉用了大量的篇幅写人们的“写作欲”，其实就是无聊地希望说些什么给别人听，不让自己湮没于虚无的欲望。这就是 kitsch 的根源，所有人都设想自己的行为有一整个世界的听众，为他们表演，为他们的愿望而生活，以他们的认可为目的。他们以此收获自己的存在。

这一章里，塔米娜梦见那群鸵鸟，跑过来跟她说他们的故事，叽叽喳喳，毫不理会旁边的存在。在昆德拉的文学评论集《被背叛的遗嘱》第八篇中，他谈到自己的这一章，他说：“小小的包围塔米娜的外省世界，因一种无辜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显示了它的特点：每个人都对她抱有一种真诚的同情，然而没有人试图理解她，甚至不知道理解意味着什么。如果巴纳卡说小说的艺术已过时……表达了他自己和他的圈子中的一种苦恼：缺乏别人理解的愿望，一种对真实世界的自我中心式的失明”。

我这么概括：媚俗属于每个人，却不属于所有人。媚俗的根本是人认为自身的存在有意

义，因而努力去赋予它意义。这种意义的参照是 kitsch 的认知，而实现手段，按照昆德拉的解释，是重复的动作（即《轻》开头提到的“永劫回归”）。于是，kitsch 使得生命背负了重量。它就是生命之重。人们在为自己的存在寻找理由的同时，不断为自己的生命增重，重复着使得它有意义的行为，最后让生命成为沉重的“非如此不可”（es muss sein）。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至少从某些方面上来说，是他们在看破了生命的重量，丢弃了（或者自认为丢弃了）kitsch 的负重之后，所面对的目的感的缺失，虚空和荒凉。因为生命中那些赋予其意义的事件不能重复，生命自身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轻》说，“生命意义的基础是回归的不存在”，“只存在一次的事情等于从未发生过”）。比如《轻》里萨宾娜面对生命不断地背叛和逃离，比如《笑忘录》里詹恩在跨过了所谓的“边界”（显然，这条边界就是认识到重复行为的无意义）之后，“他们的性器官傻呆呆地，忧伤地看着地面上的黄沙”。

再说说昆德拉对 kitsch 的看法。

有人说昆德拉一直在讨伐 kitsch，把它视作艺术的敌人。或许吧，但不可否认，昆德拉是矛盾的。一方面，毫无疑问他讨厌 kitsch，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意识到 kitsch 无可避免地影响着所有人，而且避无可避。一方面他偏爱摒弃了“生命之重”的萨宾娜，另一方面他又明确地指出“生命之轻”不能承受。

比如说，我们看看特蕾莎。她的出场那么轻，托马斯把她当做被放在竹篮里顺流漂下的孩子，而他“在床榻之岸随手捞起了她”。托马斯的决定是轻的，没有 kitsch，没有自我优越。可是特蕾莎逐渐变成了托马斯的生命之重，他的责任，他的生活，全部因为特蕾莎压到了他身上。特蕾莎是 kitsch 的么？不是，昆德拉必然没有想让她作为一个 kitsch 的形象出现，但她无可避免地带来了 kitsch；本来“在 kitsch 的王国里是一个怪物”的托马斯，因为她的出现，而背负了 kitsch 的重量。

到底什么是应该讨伐的？

再比如，我们读《轻》的第六章时，会毫无疑问地觉得弗兰茨和他的伟大进军是 kitsch 的。昆德拉也说，“弗兰茨如此陶醉于伟大的进军，这种幻想就是把各个时代内各种倾向的激进派纠结在一起的政治媚俗”。可是，他又说，“弗兰茨显然不是媚俗的信徒”。矛盾么？不矛盾。弗兰茨之于媚俗，正如每个人之于时代的洪流一样。每个人，无论意愿与否，都最终被它所同化。媚俗就像 1973 年在布拉格街头游荡的苏联坦克，你恨他，但最终向他屈服，对他不敢再置一喙。就连对萨宾娜，昆德拉也说，“她一生都宣称媚俗是死敌，但实际上她难道就不曾有过媚俗么？她的媚俗是关于家庭的幻象，一切那么安宁，那么恬淡，那么和谐……”她对世界的无数背叛和逃离，难道不是出于这一种媚俗吗？

昆德拉的确厌恶二元化的评判和其所造成的认知的专制。在《被遗忘的遗嘱》里他说，“如果我们想在走出这个世纪的时刻不像进入它时那么傻，就应当放弃这种方便的道德主义审判，思索这些丑闻，一直思考到底，哪怕它会使我们对于什么是人的全部肯定受到质疑”。

脸上一向挂着傲娇的嘲讽微笑的昆德拉老先生很少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他恨 kitsch 的评判。但他又能怎么样呢？他没法给出明确的答案。或许他作品的悲凉正在于此：他明白人类深陷矛盾，因此倾尽所有去反思这种矛盾，但终究只是反思而已。

又或许，昆德拉是想说，因为生命本身的不能重复，生命本就应该是轻的。kitsch 让生命变得越来越重，只是虚妄给虚妄者的墓志铭。像萨宾娜说的，把死者压在坟墓之下，永世不得翻身。那沉重的墓碑，正是“生”的意义。

我想我只能理解到这里了。



若去莫回；若执莫悲；若追莫悔；若生莫废。

云来则去，雨下亦停，甘做小小泥潭中的一石，至少它的存在没有断续。

在沙滩边，草丛中，马路旁发现一块小石头，你也许根本不会觉得惊讶，它们很普通，但你我所不知的是它们各有不同，它们有自己的颜色，形状，大小，或许也有自己的名字和思想，甚至有过新奇美妙的探险。有些可能来自喜马拉雅山，经过或多或少的的时间，经过长江、黄河，也许在很多年以前，它曾是国家主席珍藏的心爱之物。它们从来没有强求的目的地，它们只是随着河流，随着风，随着一切可借助的外力，一去而不返。人生拥有的赌注实在太多，需要不断地去探索，不断地向前走，一刻也不能浪费，一刻也不能停止。石块尚有追求远方的勇气，人们又有何理由停滞不前！

石头的命运没有任何主观意愿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它有它的硬度，只是还不至于强大到改变它的命运，但是，它有的是它的执著。

无论它的执著有没有终点，作为如此一个微妙的力量存在于世界里，它无人知无人晓，但它一旦定下自己的选择，就会义无反顾地向前直行，也许就是这样一个执念会毁了它的命运，但它也不悲不泣。人生的每个选择都足够分量，包括你在过马路时先看哪边，走哪条路或是哪条小巷。

人们的力量是足够强大的，可为何人类的抉择显得如此脆弱？虽然掌握的多了，操控的多了，却显得更加胆怯，更加懦弱。人类害怕后悔，最终屈服于本性。如石，不害怕，坚持自己的梦走下去，人生才值得走一遭。

生命。

真正的能者才配得上“生命”二字。

你说石头没有生命，可是我想反问，你到现在为止活出过生命吗？生命就是吃饭睡觉吗？那只是活着，生命却在活着中如沙从指缝间流逝，不留任何痕迹。生命是呼吸的律动，是参与大自然的存在，石头这小小一物却能恒存于世间。在我眼里它有呼吸，它有生命！它的心是满的，而有些人的心却是空的，改变的唯一方法是让人的心中充满血液，人要活得有血性，敢于拼搏，“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如果活成一个满身都是细胞却丝毫血性都没有的人，哦，那就不是人，是空壳废物而已。如石，请活得强大，不可一击就碎。

活亦死亦活，正反一生命，不为他人，只为自己填上心的空洞。

石语即存在，存在即辉煌。

不回，不悲，不悔，不废！

石亦尚可，况人乎？

你已在远方

文/张昕琦

霪雨霏霏。携一柄纸伞出门观雨，湿意却仍纷纷侵入衣缕。一个寒颤，眼神微亮，却已不知身在何方，眼前一座年久亭皋，一白发老人端坐其中，身材魁梧，一身布袍，一双方履，头裹头巾，面容端祥，正闭目养神。

我心感好奇，踏入与他对坐，也不作声。细观，他一幅文人容貌，气质儒雅，略显沧桑，长相奇异，全身上下竟无半分浮世之物。

我不禁问：“您从何来？”“君子不问出处。”他开口应我。

“那您如何看待‘君子’一说？”“君子德高：坦荡不戚，谦无所争，喻于礼义，笃于亲，务本，周急，不党；君子才重：不器，文质彬彬，无适无莫，可大受而不可小知；君子自律：修己以敬，矜而不争，安守节操，内省不疚，耻其言而过其行也。”他的语调微扬，带着满志踌躇。

“那您认为谁可被称为君子呢？”“只听说后代有战国四君子，即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是也。”

我摇摇头。“孟尝君鸡鸣狗盗，依人之势，险丢性命，不德；平原君长平之战，使赵军四十五万活活被埋，利令智昏，不才；春申君无识人辨势之能，觊觎皇权，不听规劝，终遭所扶持之人后辈暗杀，不智；信陵君虽无大过，但门客不尽，缺乏节度之心，不戒。依您之言，此四人皆非君子也。”

他睁开眼，与我对视。“哦？那依你之见？”

“依我之见，君子当完美无憾。有三德：仁而无忧、知而不惑、勇而不惧。有三戒：少之时，细和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有三

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有五行：恭、宽、信、敏、惠。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老人露惊讶之色，眉梢挑喜，拍手叹道：“知己难求，缘逢难却！今日吾终觅到可推心置腹之人！汝可知，汝之所言出自何人之口？”

“孔子。”我答道。

“然。吾正……”

“君子不问出处。”我却忽打断他，看着他略显焦急的面孔，微微一笑。他一愣，也不恼怒，又静坐下来，带着历史的尘埃。

“所以我以为这世间无君子。”我的语气放冷。

他愕然。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您不会不知此言吧？”

“若要论君子，恐只有梅兰竹菊可当此名了罢。”

他沉默片刻，也不辩驳，脸色阴沉，起身哀叹一声，拂袖而去。

他，逃不过游历一生，以布道君子之说慰藉己心；也逃不过一生不尽的寻觅与彷徨。

你已在远方。愿你以不尽的笃定追寻至圣之君，切勿转身，留意路途的坑洼与残缺。请在远方，虔心祈求。

留我在原地，挑拣起你留下的青丝，细细摩挲。

想唱一支歌

我时常想唱一支歌
一支在心里回响许久的歌
它没有曲调，只有节奏
悠悠静静在夜空上升

它有炽热炉火的颜色
和凋零的玫瑰的声音
它在深幽的溪中抽搐
痛苦凄厉的哀号，与幸福青涩的呢喃

我不知道我能否唱出这一支歌
一支不断疯长、延长、否定自己、主题变异的歌
但我知道我成长的意义就是去演绎它
依自己感到自然的样子去歌唱它

我时常听到它沿阳光上升
飘忽弥散在空灵温暖的光芒里
我不奢求现在能听清它，跟随它
但我渴求暮去，那旋律如心跳在耳边回响，直至他乡



也许

也许这一生的苦难才刚刚决堤
也许那最美且易逝的都已经逝去
也许曾期盼的都只剩下苦涩
也许说的再见早已毫无意义
我已经被这洪流淹没已至于死了吗
不！不！

我还有我的诗，还有我的歌
那诗里埋着红色的焰
那歌中有白天和黑夜
它比死亡更深沉
它比你更美丽
它甚至有如你一般的，不可触及

我的诗是美丽的
如你所知
凋谢也是美丽的



猫科

——记一次猎杀或死亡

我听得到你细碎的心跳
我嗅得见你若有若无的香气
你抬起前足竟不敢落下
直到一群夜鸦四散飞去

嘘，请不要哭泣
花儿都已经睡去
让我用唇齿刺痛你精致的脖颈
你柔弱的挣扎里更有着柔弱的喘息

你的眼中撩起了圣洁般的荡漾
你的身上起伏着绯红色的潮汐
潮湿的芬芳里爬满星空
在这夜色里你听那夜的叹息

请不要离去
我这么痛苦地爱着你呢
你只怀恨我的尖锐
我的温柔你早已忘记



当年学校那些事

当年我们穿着一色的校服，赶着铃声上课，跑操，看升旗；当年我们刷五三，跑一千米，为不理想的月考抱头大哭；当年我们暗恋隔壁班的女生，找各种机会和喜欢的人说话，因为早恋被找过家长，也品尝过热恋到失恋的滋味；当年我们争吵，我们欢笑，我们疯狂，我们纠结，我们痛哭……还清晰地记得毕业那天，我站在主席台上，看着操场上三三两两嬉笑打闹的身影，双眼模糊。有时候不愿回忆不是因为过去不美好，而是因为过去太美好，怕再想起时会热泪盈眶——很多人，可能这辈子就再也见不到了；很多生活，可能这辈子就再也回不去了。人们常说珍惜，但时光匆匆，谁又能扯得住它的脚步？这就是青春。一去不复返的青春。

军训的时候教官要求
不管干啥都要打报告，结
果有次教官被自己绊倒了，
我巨大声地说了句：报告
教官，我想笑。

——匿名

高一的一次数学晚课开始上课时，
我把卷子竖起来挡在前面，偷偷吃泡面。
听到老师说“最近咱们班的纪律大有进步”，我专业坑队友一百年的同桌就抽抽地笑着把我的卷子抽走了。。抽走了。。走了。。了。。 $\Sigma(\pi^* \Delta^*)$ ；) 所幸老师很淡定地看了一眼，让我快点儿吃完【高一时的数学老师是副校长来的，现在想想觉得自己真是熊孩子。

——骑

上数学课吃烤地瓜
被老师发现了…惊悚的
是他啥都没说，我就在
他的注视下啃完了…

——匿名

认认真真追一
个人两年，终于追
到手了。可惜最后
还是分了。

——匿名

谈，忧桑自己没有青春啊。。但是有好多糗事。。我早上经常迟到，应该是拖延症晚期的症状之一~早上来不及吃早饭就经常去食堂买俩包子一个鸡蛋~然后拿着饭盒，顶着每天都睡出不一样形状的短发，走进教室。有的时候发型实在是太奇葩，一进班级大家就开始鼓掌。学校包子有个特点就是虽然好吃但是味道特别大。然后我就算坐在后排角落，一把包子拿出来，对角线那头角落的人就会得咭：#%姐又开始吃包子了。。鸡蛋也是，食堂卖的应该不是隔夜的吧，但怎么一剥皮满屋子氨水味。。高中班主任人特好，经常在这个早餐的时候把我叫到外面走廊，对着窗户，迎着小风，看着我这一盒生化武器吃完。我一边吃一边偷偷观察他的发型，老师的头发特别珍(tu)贵(ding)，虽然脑袋顶是亮的，但前面难得的一缕头发总是很小心地梳理成一个圆弧。这窗口的小风有时会拨乱他的头发，迎着早上的阳光，他的脑袋顶在发光。还是很怀念中学时光的~因为即使这么糙，老师同学还算是嫌弃我~不过我现在改掉了在公共场合吃生化武器的毛病。。毕业后，老师同学列举我当年的傻缺行为，让我深深意识到我这么多年一直单着的必然性。不过即使没有桃花，我回想十几岁的日子还是觉得很甜蜜~

——不告诉你

刷完六本五
年中考三年模
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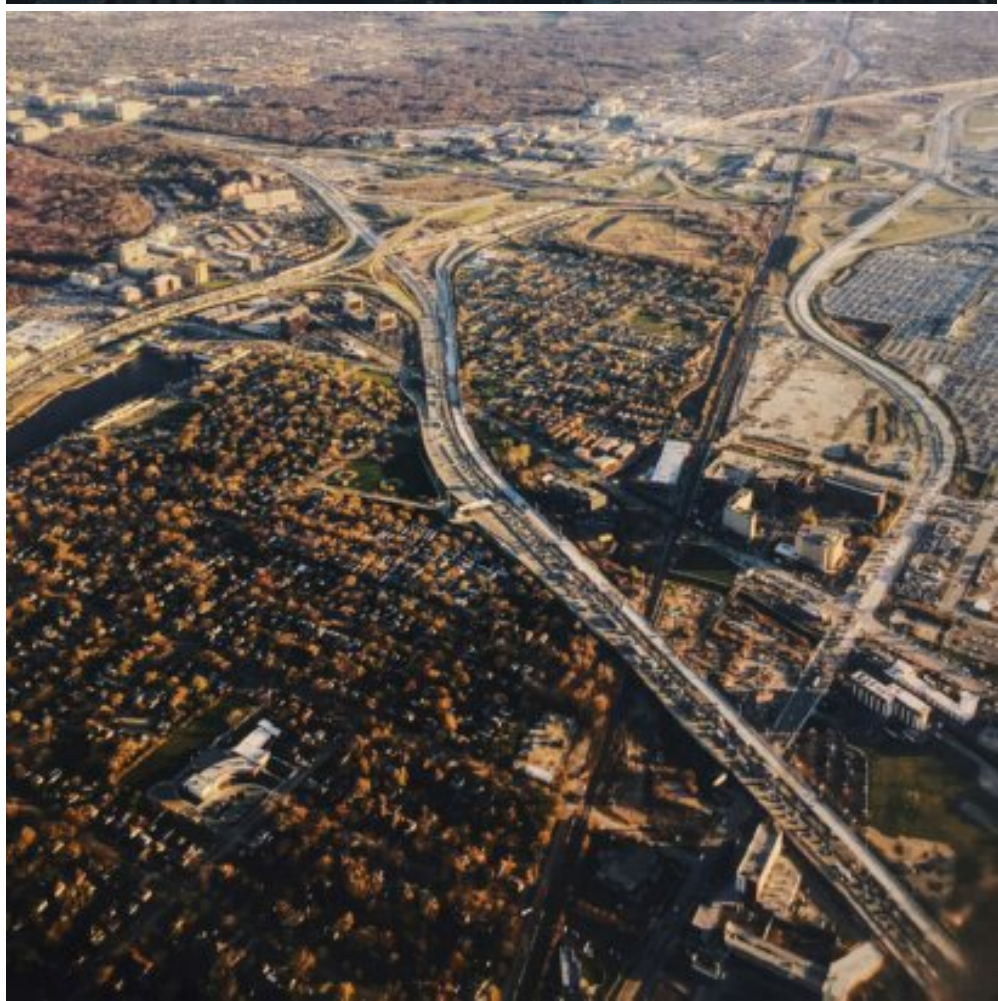
——我不是学霸

用一整个学生
时代暗恋一个男生。
从小学到大学。

——匿名



摄／李杰维



2015.12

